



大学者随笔书系



# 王国维

王国维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问。他学贯中西、见识广博，继承中西文化遗产，在学业上可谓所向披靡。他的随笔文章正是他才学的自然流露，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更具有生活的情趣、诱人的魅力。



## 人间闲话

Wanguowei Suibi

王国维随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國維

人间闲话

王国维随笔

Wanguowei Suibi

RENJIAN XIANHU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闲话 王国维随笔/王国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8187-4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①I2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551 号

**书 名:** 人间闲话 王国维随笔

**著作责任者:** 王国维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焯

**责 任 编 辑:** 王炜焯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8187-4/B·094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18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運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壹海內終以文德  
懷遠人東越青丘南踰丹徼皆獻琛奉贄重譯未王西暨輪臺北拒玄關  
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泝年和迓安遠扇群生咸遂靈貺畢繇雖藉二儀  
之功終資一人之憲遺身遺利物拂風沐雨百姓為心憂勞成疾九成宮醴泉銘

既文先生雅屬

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海甯王國維

## 目 录

---

## 闲情逸致

- 003 人间嗜好之研究
- 007 敬业堂文集序
- 009 乐庵写书图序
- 011 译本琵琶记序
- 013 唐写本残小说跋
- 015 《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
- 017 中国名画集序
- 019 静庵文集自序
- 020 读书记
- 028 自序
- 031 自序二
- 033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 035 郭春榆官保七十寿序
- 037 诰封中宪大夫海宁陈君暨妻邹太淑人合葬墓志铭
- 039 罗君楚传
- 041 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
- 043 墨妙亭记
- 045 此君轩记
- 047 二田画廨记

## Contents

---

049 传书堂记

051 库书楼记

### 新学旧论

057 红楼梦评论

076 西域井渠考

078 文学小言

084 屈子文学之精神

088 论哲学家与艺术家之天职

091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096 去毒篇

099 文学与教育

101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107 叔本华与尼采

118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132 书叔本华《遗传说》后

136 论近年之学术界

140 论新学语之输入

144 论性

154 释理

- 
- 166 原命  
170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  
177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186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  
188 国学丛刊序  
191 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  
193 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藁卷跋

#### 词话诗说

- 197 人间词话  
234 词论  
244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246 疆村校词图序  
248 宋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250 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  
251 又跋  
253 书宋旧官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  
257 元刊伯生诗续编跋  
258 南唐二主词跋  
259 涧上草堂会合诗卷跋



## 闲情逸致

>>> 王國維 人间闲话>>> 人间闲话>>> 人间闲话



## 人间嗜好之研究

活动之不能以须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动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此种苦痛，非积极的苦痛，而消极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虚的苦痛也。空虚的苦痛，比积极的苦痛尤为人所难堪。何则？积极的苦痛，犹为心之活动之一种，故亦含快乐之原质，而空虚的苦痛，则并此原质而无之故也。人与其无生，不也如恶生；与其不活动也，不如恶活动。此生理学及心理学上之二大原理，不可诬也。人欲医此苦痛，于是用种种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 kill time”，而在我国，则名之曰“消遣”。其用语之确当，均无以易，一切嗜好由此起也。

然人心之活动亦伙矣。食色之欲，所以保存个人及其种姓之生活者，实存于人心之根柢，而时时要求其满足。然满足此欲，固非易易也，于是或劳心，或劳力，戚戚矍矍，以求其生活之道。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工作”。工作之作为一种积极的苦痛，吾人之所经验也。且人固不能终日从事于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简，其闲暇愈多，此时虽乏积极的苦痛，然以空虚之消极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

活之事业，亦鹜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嗜好”。虽嗜好之高尚卑劣万有不齐，然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与人心以活动者，其揆一也。

嗜好之为物，本所以医空虚的苦痛者，故皆与生活无直接之关系，然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势力之欲，即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体力，而使之活动。其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工作”，或其势力有余，而唯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嗜好”。故嗜好之为物，虽非表直接之势力，亦必为势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势力之欲者，始足以动人心，而医其空虚的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难矣。今吾人当进而研究种种之嗜好，且示其与生活及势力之欲之关系焉。

嗜好中之烟酒二者，其令人心休息之方面多，而活动之方面少。易言以明之，此二者之效，宁在医积极的苦痛，而不在医消极的苦痛。又此二者，于心理上之结果外，兼有生理上之结果，而吾人对此二者之经验亦甚少，故不具论。今先论博弈。夫人生者，竞争之生活也。苟吾人竞争之势力无所施于实际，或实际上既竞争而胜矣，则其剩余之势力仍不能不求发洩之地。博弈之事，正于抽象上表出竞争之世界，而使吾人于此满足其势力之欲者也。且博弈以但表普遍的抽象的竞争，而不表所竞争者之为某物。（故为金钱而赌博者不在此例）故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极端之利己主义。至实际之人生中，人类之竞争虽无异于博弈，然能如是之磊磊落落者鲜矣。且博与弈之性质，亦自有辨。此二者虽皆世界竞争之小影，而博又为运命之小影。人以执著于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于无望之福，而暗于无望之祸。而于赌博之中，此无望之福时有可能性，在以博之胜负，人力与运命二者决之，而弈之胜负，则全由人力决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则博者悟性上之竞争，而弈者理性上之竞争也。长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于弈，长于理性者，其嗜弈也愈于博。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

也。嗜弈者之性格，谨慎也，坚忍也，独立也。譬之治生，前者如朱公居陶，居与时逐；后者如任氏之折节为俭，尽力田畜，亦致千金。人亦各随其性之所近，而欲于竞争之中，发见其势力之优胜之快乐耳。吾人对博弈之嗜好，殆非此无以解释之也。

若夫宫室、车马、衣服之嗜好，其适用之部分属于生活之欲，而其妆饰之部分则属于势力之欲。驰骋、田猎、跳舞之嗜好，亦此势力之欲之所发表也。常人之对书画、古物也亦然。彼之爱书籍，非必爱其所含之真理也；爱书画古玩，非必爱其形式之优美古雅也。以多相炫，以精相炫，以物之稀而难得也相炫。读书者亦然，以博相炫。一言以蔽之，炫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常人对戏剧之嗜好，亦由势力之欲出。先以喜剧（即滑稽剧）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然人于实际之生活中，虽遇可笑之事然非其人为我所素狎者，或其位置远在吾人之下者，则不敢笑。独于滑稽剧中，以其非事实故，不独使人能笑，而且使人敢笑，此即对喜剧之快乐之所存也。悲剧亦然。霍雷士曰：“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一喜剧，自感之者言之，则又为一悲剧也。”自吾人思之，则人生之命运固无以异于悲剧，然人当演此悲剧时，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而过耳。欲如悲剧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诉其胸中之苦痛者，又谁听之，而谁怜之乎！夫悲剧中之人物之无势力之可言，固不待论。然敢鸣其苦痛者与不敢鸣其痛苦者之间，其势力之大小必有辨矣。夫人生中固无独语之事，而戏曲则以许独语故，故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倾而篋倒之，故虽不解美术上之趣味者，亦于此中得一种势力之快乐。普通之人之对戏曲之嗜好，亦非此不足以解释之矣。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

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己，故自文学言之，创作与赏鉴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势力之欲为之根柢也。文学既然，他美术何独不然？岂独美术而已，哲学与科学亦然。柏庚有言曰：“知识即势力也。”则一切知识之欲，虽谓之即势力之欲，亦无不可。彼等以其势力卓越于常人故，故不满足于现在之势力，而欲得永远之势力。虽其所用以得势力之手段不同，然其目的固无以异。夫然，始足以活动人心而医其空虚的苦痛。以人心之根柢实为一生活之欲，若势力之欲故苟不足以遂其生活或势力者，决不能使之活动。以是观之，则一切嗜好虽有高卑优劣之差，固无非势力之欲之所为也。

然余之为此论，固非使文学美术之价值下齐于博弈也。不过自心理学言之，则此数者之根柢皆存于势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动，以疗其空虚之苦痛。以此所论者，乃事实之问题，而非价值之问题故也。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则必有溃决之一日。此又从人心活动之原理出，有教育之责，及欲教育自己者，不可不知所注意焉。

## 敬业堂文集序

吾乡查他山先生《敬业堂文集》二册，不分卷，后有吴槎翁跋，面叶隶书十二字，亦似槎翁手书，盖源出拜经楼钞本，而吴本又传自海盐张沅舫者也。先是，他山先生冢孙岩门（岐昌）辑此集，稿藏花溪倪氏六十四砚斋，陈简庄（鱣）首录一本，张沅舫从之传录，吴氏又录张本，紫溪王氏（简可）复从吴本录之。未几而倪本吴本、俱毁于火，槎翁又从紫溪传录，有跋见海昌艺文志中。此则从吴氏第一次写出，疑即王紫溪本也。先生外曾孙陈半圭（敬璋），又从王氏录得一本，编为四卷，并撰年表冠其首。今张、吴、二陈本俱不传，则是本益足贵矣。此邑人张君渭渔藏书。当吾之世，吾宁言收藏者推渭渔，宁固文献之邦也。康、雍之际，他山先生得树楼，与马寒中（思赞）道古楼，并以藏书著闻东南。至乾、嘉间，吴氏拜经楼，陈氏向山阁之藏，乃与吴、越诸大藏书家埒，而蒋氏生沐（光照）之东湖草堂，寅昉（光焯）之宝彝堂，为之后劲。其馀如松霭周氏（春），耕崖周氏（广业），绿窗钱氏（馥），淳溪管氏（庭芬），皆有藏书。马、吴、周、蒋诸家，亦颇旁搜金石书画，而陈受笙（均）、马古芸（锦）、胡帘石（荣）、释六舟（达受）遂以之名其家。其后诸家之藏，颇或散佚，至咸丰赭寇之乱，遂扫地以尽，其幸而存者，蒋氏宝彝堂一家而已。乱后，收藏

家若钱铁江大令(保塘),若唐崱甫明经(仁嘉),若孙铨伯司马(凤钧),皆宦学于外,所藏或持归,或否,世莫得而窥焉。故自余童卯以至弱冠,居乡之日,未尝见一旧本书,一金石刻,盖三百年来,文献尽矣。既光、宣之间,始得渭渔。渭渔长余三四岁,当就傅时,书塾相望也。顾余未尝习渭渔,后颇闻渭渔弃举子业,攻金石书画。光绪乙巳,余归自吴门,渭渔访余于西城老屋,出唐解元芍药,马湘兰兰石小幅,相与把玩移晷。嗣后遂不复相闻,惟闻人言渭渔学益进,藏益富。逮丙辰春,余自海外归,欲尽览渭渔之所藏,而渭渔则死矣。初,同光之间,硤川朱苓年明经颇搜罗乡先辈遗著,其藏书,渭渔尽得之。而六舟上人所藏北齐武定玉造象,当时为构玉佛庵者,亦归于渭渔。渭渔又时往来吴、越间,所至有获,亦不复以乡邦文献自限。使天假之年,行当与查、马、吴、陈诸家抗衡,乃年甫逾四十而歿,歿后遗书遗器及金石拓尚塞破数屋,均未整比,斯不能不为吾邑文献惜也。辛酉春日,渭渔友人仁和姚君虞琴,将刊印是书,属余序其首。余感是书因渭渔而传,又念三百年来,吾邑收藏家,以他山先生始,以渭渔终,故略述渭渔行事,俾附以不泯焉。



## 乐庵写书图序

余昔览元、明以来写本书时，时得佳处，而舛误夺落，乃比坊肆劣刻为甚。既而见六朝、唐人所写书，其佳处尤迥出诸刊本写本上，而舛误夺落，则与元、明以来写本无异。盖古代写书，多出书手，其为学士大夫手钞如郑灼之《礼记义疏》者，百不一见也。士大夫写书之风，开于明之中叶。吴中吴原博、朱性父、姚舜咨、钱叔宝诸老，始兢为之。至国朝诸家，则校讎之功，多于迳录，乾、嘉以后，兹事儿绝。独归安严悔庵居士，笃嗜旧槧，兼精校勘，尤以写书名天下。其所手写书，若宋刊《吕成公书说》、魏华父《仪礼要义》、洪景卢《夷坚志》，元刊张元德《春秋集传旧钞》、苏明允《太常因革礼》，皆庞然巨帙。《仪礼要义》后为顾千里借失，至经再写。综计前后所写书，逾三四百卷，盖士大夫之写书，未有多于居士者也。居士《夷坚志》写本，后归湘潭某氏者，余曾见之京师，略具宋本行款而已。而明季以来，世尤重影写本，其出钱遵王、毛子晋家者，特为精绝。顾皆成于写官，亦不能无误，盖书莫善于手钞，又莫精于景写。二者自古未尝得兼，今乃于吾友蒋君乐庵见之。乐庵富收藏，精赏鉴。其藏书之所，曰密韵楼者，余尝过而览焉，其美富远出严氏芳茶堂上，殆与汲古、述古抗衡矣。既又观其手影《魏鹤山大全集》一百十卷，则又张